

蘇洛夫著

禾金譯

АНАТОЛИЙ СУРОВ



莫斯科的黎明

РАССВЕТ НАД МОСКВОЙ

潮錄出版社

莫斯科的黎明

四幕十景

蘇洛夫著 禾金譯



潮鋒出版社

潮鋒

PDG

書中如發現有裝訂上之缺陷，如破頁、缺頁、鋼裝等情，請逕向本社補換。外埠
可將原書郵寄本社，當將新書(平郵)寄奉。

出版者聲明：本書譯文(包括歌詞)
係根據修正後之俄文單行本譯出。凡
以本譯文為根據而作上演、改編、廣
播、攝製者，概須徵得譯者之書面同
意(可由出版者轉洽)。

莫斯科的黎明

• 版權所有 •

原著者：A. 蘇洛夫 翻譯者：禾 金

封面設計：П.卡拉欽卓夫(原書封面設計人)

出版者： 潮 錄 出 版 社

上海福州路漢源登大廈237-8室 電話10733

排印者：中和印刷廠 裝訂者：大統裝訂工場

封面印刷：光藝印刷公司

1951年12月初版

甲 1—2,000

(78)

★ 定價：8,700 元 ★

PDG

莫斯科的黎明

(四幕十景)

А. Суров
РАССВЕТ НАД МОСКВОЙ
Перевод Хо-Чинь

1951

人 物

山妮亞·索爾恩采娃。

卡畢托麗娜·安德列也芙娜——她的母親，「莫斯科婦女紡織工廠」的廠長。

阿格麗皮娜·西妙諾芙娜——她的祖母。

伊凡·伊凡諾維奇·庫列平——「莫斯科婦女紡織工廠」中的黨支部書記。

華麗亞——他的妻子。

伏夫卡——他們的兒子。

達麗亞·鐵木菲葉芙娜·洛格維諾娃——女工。

妮娜——她的女兒，廠裏的團支部書記。

安姐達·波格達諾娃——女工。

赫爾摩庚·彼德洛維奇——老技師。

基里爾·米赫也夫——廠裏的倉庫員。

伊戈里·鮑勃洛夫——山妮亞的同學。

亨那琴·西門諾維奇·士那奇柯夫斯基——廠裏的主任工程師。

安東·彼德洛維奇·士維亞庚采夫——巴卡爾地方的國營養畜場的主任。

英諾堪齊·施捷邦諾維奇·雷淑夫——繪畫學院的院士。

阿列克謝·西雷奇·雷淑夫——莫斯科近郊集體農莊的工作隊長。

阿格拉亞·吉洪諾芙娜——他的岳母。

巴希雷柯夫同志——中樞部的首長。

施捷巴尼央同志——政務部副部長。

記錄影片的攝影師。

英·雷淑夫院士的女書記。

施捷巴尼央的女書記。

穿插人物：男女工人們，拖拉機手們，學生們，藝術家們。

• 時間 •

一九四九——一九五〇年。

• 地點 •

莫斯科。

第一幕

第一景

在索爾恩采娃家裏。在莫斯科城郊河街上的一幢老房子的會客室裏。窗上遮着密不通風的窗簾。擠滿了屋子的那些傢俱物件都是亂糟糟的。這兒有：一張罩着套子的長沙發，一架現代風味的打磨得亮光光的食櫥，一隻過了時的箱櫃，一座陳列着一些放在鋸齒框子裏的發了黃的家人照片的梳粧台，一隻書櫥和一架新式的鋼琴，鋼琴的上方掛着幾幅我們這時代的莫斯科風景水彩畫。在長沙法的上方則交叉地掛着一把武士的短劍和

劍鞘。屋內物件的雜亂無章足以對一個留神觀察的旁觀者說明這兒是由幾個屬於三代的
女性在當着家的。每個人都按着自己的意思安排，各不相涉。一個外人在這屋子裏會感
到不舒服、狹窄、悶氣。一盞檯燈的綠幽幽的微光更其加重了這種氣氛。

傍着一張頂住箱櫃放着的桌子的邊緣，坐着阿格麗皮娜·西妙諾芙娜·索爾恩采娃
和安東·士維亞庚采夫。他們早已用過了晚餐而在玩着紙牌，顯然多半是爲了在「等
人心焦」中消磨時間的。阿格麗皮娜·西妙諾芙娜穿着一件深色的舊式老太太們穿的長
袍。她那蒼白可是依然鬆曲的頭髮用頭巾包着，巾角翹起。到處都看得出她那衰老的年
齡：她的灣腰曲背，她的打皺的臉，她的沈着謹慎的行動——可是祇除了她的眼睛。她
的眼睛是明亮的、年青的。她的手指也是靈活而柔軟得和年齡不相稱。士維亞庚采夫穿
着一件便裝外套。他爲着自己那份不輕的年紀而自慚形穢和處處虛心。

阿格麗皮娜·西妙諾芙娜（把紙牌推到士維亞庚采夫面前去）再給你吧，大傻瓜！

……你輸了五次了，安東，第六次你要是再垮台啊，我可要你的好看啦！（走

到入口的門邊去，向天井裏望了一下，又回到桌邊來）

士維亞庚采夫（強作笑顏）不走運哪，阿格麗皮娜·西妙諾芙娜……玩紙牌不走運哪。據說：玩紙牌不走運的，搞起戀愛來就會走運。而事實上啊——這也不走運，那也不走運。可見得是騙人的。（心不在焉地想着心事，發牌）

阿格麗皮娜·西妙諾芙娜 你怎麼的，安東，喝茶喝醉了嗎？——發出第九張牌來啦。

士維亞庚采夫（鎮靜地）真糟糕！（拿掉三張牌放到底牌上）沒什麼說的。

阿格麗皮娜·西妙諾芙娜 不，你重發牌，老爺子，重發牌！（士維亞庚采夫順從地收起了紙牌，沒奈何而不熟練地把底牌洗亂。牆上的時鐘打了二下。阿格麗皮娜·西妙諾芙娜流露了她的心神不定：她傾聽着什麼，又向門外望了一望，不必要地起身在屋子裏前前後後地踱着）算啦，安東。老實說吧，你真不是個打紙牌的好手呢。

士維亞庚采夫（出乎意外地大聲）她恐怕根本不會回家了吧？

阿格麗皮娜·西妙諾芙娜 作興的。她常常在廠裏過夜的。

士維亞庚采夫 （重又鎮靜下來） 唔，好吧。閨女管不住啦。長大啦，可是您的孫女兒又上哪兒去了呢？

阿格麗皮娜·西妙諾芙娜 她跟朋友玩兒去啦。學校裏今天行畢業禮呢。

士維亞庚采夫 （陰鬱地） 我不等了，大概是這也等不着那也等不着了。（打開

他那放在進口門旁的手提箱） 早上六點鐘一班的上伏隆涅什去的火車哪。（從

手提箱裏拿出一條狐皮） 這是送給山妮亞的，祝賀她的畢業大事哪。（拿出一

隻灰狐）這是送給廠長的。而這個嚶……（以一個不知道怎樣送禮的人的手足無措

呈上一隻柔軟的毛皮長靴）請容我獻給您吧。

阿格麗皮娜·西妙諾芙娜 （那隻靴子叫她非常喜歡）啊呀，老天爺，你怎麼的，安

東！這樣的一色禮物送給丈母娘可正好呢！

士維亞庚采夫 （不知所措；可是突然之間在他心頭喚起了一種不顧一切的堅毅）可是

您要到幾時才做我的丈母娘呢，阿格麗皮娜·西妙諾芙娜？

阿格麗皮娜·西妙諾芙娜（開玩笑地）這真所謂「單思單想，想斷肝腸」①了。

（拉開窗簾。沉思）深夜裏……深夜裏的公開坦白的談話……（嘆了口氣）老實對你說吧，安東，我爲她發愁呢。她的生活是熱鬧而亂糟糟的，可是並不切實。

士維亞庚采夫 那就請您好好地跟卡畢托麗娜說一聲吧。就說她要叫安東從巴加拉到莫斯科來回跑多久呢？她是怕您的啊。

阿格麗皮娜·西妙諾芙娜（笑着）哈哈！……不，老人家！我管的事情是烙餅。至於去吓唬一位未婚妻——那可甬談。

士維亞庚采夫 那我走啦。（過分大聲地關上手提箱的蓋子，又過分使勁地扣上了手提箱的皮帶）

①「單思單想，想斷肝腸」，原文直譯是「一個人煞費苦心，另一個人却不知道。」——譯者

阿格麗皮娜·西妙諾芙娜

（看出士維亞庚采夫是多麼不願意離開，而她自己也不願意

他走；抑制地）喝杯茶嗎，安東，啊？茶涼啦，真的。（拿出茶杯來）

士維亞庚采夫

我不喝涼的。（可是却在桌後坐了下來，勉強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著茶）

阿格麗皮娜·西妙諾芙娜

我也受不了這樣。（面對著士維亞庚采夫坐下來，拿起自

己的杯子來，湊著牠喝茶）

士維亞庚采夫

（茫然環顧四壁）那些是山妮亞的畫吧？

阿格麗皮娜·西妙諾芙娜

是她的……她愛她的城市呢。你看看這本畫稿簿子吧。

（把畫稿簿遞過去）山妮亞可還有點兒意思嗎？

士維亞庚采夫

（一頁頁地翻著畫稿簿。心有所思地）一位女藝術家哪！好幸福啊——

叫人開一開生活的眼界；叫我，叫您，叫每個人。如果山妮亞真能做成一個畫家，那可好啊。做咱們藝術界的一位代表。請您就這麼吩咐她吧。

阿格麗皮娜·西妙諾芙娜

噯呀，老人家，我們是沒有什麼吩咐不吩咐的。每個人

都按着她自己的方式過生活。

士維亞庚采夫 分明是嘛。就在這個會客室裏也可以看得出來的。這兒你們三位就好像各歸各似的生活着。（望着那把短劍）這兒是卡畢托麗娜的角落……（走到鋼琴那兒去）這兒是山妮亞的堡壘……（帶着微笑望住了那具放在對面屋角裏的箱櫃）而這個呢，對不起，是您的傢具啦。可敬的東西哪，當然囉……

阿格麗皮娜·西妙諾芙娜 難道你不喜歡我的東西嗎？我可沒有別的啦。

士維亞庚采夫 倒不是東西的問題。你們生活在在一個分成三個小組的家庭裏。

（從牆上拿下短劍，唸着刻在劍柄上的字）「贈給民族的復讎者卡畢托麗娜·索爾恩采娃，爲了那英勇的騎兵隊的進攻。考夫巴克敬贈。」是啦。……（嘆了口氣）那些日子的卡畢托麗娜今天還有不少保留着呢。不少好的哪。說幹就幹，就像騎兵隊的進攻似的。在工廠裏賣命，就像夜晚行軍似的，還有她的外套，就像哥薩克人的呢背心似的。我就對她這一手又喜歡又怨恨，還有她的發脾氣。可

是有什麼說的！……沒有那些個才悶呢！

阿格麗皮娜·西妙諾芙娜 悶——那麼咱們吹吹風吧！（打開了窗簾。街上，一片拂

曉前的霧氣顯得藍澄澄的。遠處是克里姆林宮屋頂尖塔上的紅寶石似的星。明淨的天空中飄揚着蘇聯的國旗。克里姆林宮的幾個窗子裏亮着燈光。阿格麗皮娜·西妙諾芙娜打開了窗子，吹進來一陣清涼的微風。牠拂亂了士維亞庚采夫的頭髮，掠過屋子，吹亂了一些紙張）多麼靜啊！沒說的，安東，莫斯科可好哪！（稍頓）而咱們啊，安東，是最後幾天在這屋子裏待了。屋子就要拆掉，我們就搬到一所新的屋子裏去了。這屋子一拆——什麼角落都完蛋啦！

士維亞庚采夫 天亮啦……（稍頓）我愛黎明，比愛白天和黑夜更厲害，比愛早晨和傍晚更厲害……（沉默。樂隊配音，奏起「朋友們，我們歌唱」①一曲的旋律）可是卡畢托麗娜老不來……（痛苦地）一個新的日子來了。可是牠是誰的日子

①歌詞及歌譜見本書後面附錄——譯者